

十四

正志齋稽古錄

全

正志會澤先生著

稽古雜錄 全壹冊

水戶書林 東壁樓藏梓

正志會澤先生著

大學篇首小解

會澤安述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其民在止於至善

此言大學之宗旨也明明德者親其民之本也親其民者止於至善之實也

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

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

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

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

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

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明明德者明明德也

其家欲窮其家者先物備其身欲勤其
後則道遠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致其知者格其物
其家欲窮其家者先物備其身欲勤其
後則道遠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致其知者格其物

其家欲窮其家者先物備其身欲勤其
後則道遠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致其知者格其物
其家欲窮其家者先物備其身欲勤其
後則道遠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致其知者格其物

為下三
實少書之
句者
古之也

此處為一空白表格，由多條垂直線和一條水平線構成，可能用於書寫或記錄。

錯簡統

余嘗疑錯簡之說，謂古者書簡，隨者，疑首至尾，逐行
連寫，不必整整然，句首屈行，句尾亦行尾也，則必
不能無一句而斷者，句中之字，彼此次第，前後移易，
亦不能無參差奇零，一句而跨他行者，則一句中必
其尾者，因不可讀，句中斷之字，移而行於他句之
首者，亦豈得讀乎？今試取所錯之簡，而相按屬，始大
學未之有也之字，必在甲簡之尾，康誥曰之字，必在
乙簡之首，止於信之字，在乙簡之尾，詩去之字，在丙

卷之七

七

簡之首，不忘也。之字在丙簡之尾，子曰聽訟之字在丁簡之首，此謂知本之字在丁簡之尾，其簡簡相族一簡之尾必管一句之尾，而次簡之首必管一句之首，然整然必無一字跨於次簡者乎，而其相錯難則以甲簡之尾接此謂知本之首，中間隔格物致知之傳，又接以此謂知之至也，則此一簡僅十字，而止所謂誠其意是句總在次簡之首，必誠其意之字在他簡之尾，謂云之字又在次簡之首，餘皆可懸推，則簡之所斷與所接，其首尾悉管以全句相連接，無或一字奇零難讀者，其所斷之尾，其所接之首，合所接之尾，與移於下者之首合，移於下者之尾，與移於下者所接之首合，六者必皆能成全句，然隻字奇零跨於兩簡者，然後其書始為可得，現今取一紙書牘，筆行斷割，彼此相錯，而其首尾相合處，能成章句，可以讀者幾希也，余是以於錯簡之說，未能信，自勸勵至今，尚未得其說，故姑書所疑，所以贊於識者耳。

錯簡相接屬圖

第二行

丁巳年

第三行

乙巳年

第四行

丙午年

第五行

丁未年

第六行

戊申年

第七行

己酉年

第八行

庚戌年

第九行

辛亥年

第十行

壬子年

第十一行

癸丑年

第十二行

甲寅年

第十三行

乙卯年

第十四行

丙辰年

第十五行

丁巳年

第十六行

戊午年

第十七行

己未年

第十八行

庚申年

第十九行

辛酉年

第二十行

壬戌年

第二十一行

癸亥年

第二十二行

甲子年

第二十三行

乙丑年

前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第五行
第六行
第七行
第八行
第九行
第十行
第十一行
第十二行
第十三行
第十四行
第十五行
第十六行
第十七行
第十八行
第十九行
第二十行
第二十一行
第二十二行
第二十三行

大學朱考亭所改定甲簡大學之道至末之有也二百五字除其教益十外奇餘者五字
乙簡康誥曰至止於億百六十九字奇餘九字
丙簡詩云瞻彼至不忘也百四十五字奇餘五字
丁簡子曰聽訟至其謂知本三十字其教益十無奇餘
戊簡禮傳其原文字數不可知
己簡詩禮誦其意至必誠其意百十八字奇餘八字
庚簡詩禮誦其意至必誠其意百十八字奇餘八字
右每簡字數不整如此而甲簡尾為也字乙簡首為

康濟其尾為信，西首為壽，其尾為也。丁蘭首為子，以其尾為木也。蘭首為所謂，其尾為竟，灰蘭首為所謂，每蘭首尾皆整然，成金句，然一字分拆，殊別蘭者，昔人寫字，恐不得如也。

下歷了... 韓非子... 卷一... 丁蘭... 竟... 蘭首... 尾... 金句... 一字分拆... 殊別蘭者... 昔人寫字... 恐不得如也...

趙盾弑君

莊二十

趙盾弑君... 莊二十...

趙盾弑君，公而子于楚，謂盾非實狀也。歐陽永叔嘗論辨，三千之誤，評矣。蓋盾才智有餘，其於國事盡力固矣，然得衆心，衆皆以為賢，既以為賢，則雖有不善者而不見其為不善，也。彼之見固然也。盾之於國事，未始不善者，而自世俗見之，其功足以掩罪，殺雖杖逆之事，而盾能巧智，巧進其跡，則衆以為盾之賢實不為之也。而當時記事者，從而書之，遂使真偽混淆，即歐陽子謂孔子惡魯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既春秋是也。春秋既微善惡，既辨於是乎，秋逆之

跡不可得，獲賊其有功，而其所以得，集者與，則常累
私恩，得者何以異也。不獲功不物，其罪而甚，罪足以
掩其功。孔子為春秋，夫惡之名不可以智巧而免，所
以能使亂賊知懼也。今若論之曰：越竟乃免，則夫惡
之名可苟而免，非特不往懼亂賊，而適足以懲智巧
而避之門。夫非天子之語也。蓋時人傳聞董狐之言，
而誤會其義，不悟其意，以致此謬也。董狐謂子為王
卿亡，不越竟言未為亡人，而不失其為王卿，義不得
不諱，諱而不救，訖之，其情實有不可諱者，非且庸身
為正卿，尊國政而謀一族人之事，若執掌中物，何懼

而不諱之，以義言之，其重既如此，以勢論之，其勢亦
如彼，而庸不嘗不之為，又使宰逆公子黑臀于閭，而
兵之，夫王君者大事也，猶且使賊，則其情可見，而其
為義亦何如也。是董狐一言足以破姦人之膽，而何
曾謂以出竟之小節而遺免於狄君之大惡哉。若夫
謂為法受惡，而以為良大夫亦何妄也。苟其實良大
夫而為法受惡，則夫子亦當有所恕以洗其冤，今舍
其情而不論論之，以法加以執遠，此乖中庸之制名
則從吏之文致，嚴學耶且夫君子遠以禮，遠以義，庸
為大夫，其遠過失禮義，果如董狐所語於法，猶不執

免於為狄逆之臣其大節既如此則其所謂受惡者此之謂也夫天史之慘雖如有一百五十步之異而得謂之良大夫乎初襄公之卒以靈公屬之庶而庶肯之欲廢適立庶義居於夫人之言遂復肯先伐而立靈公反覆如此庶之為人亦可知耳且其立庶雖云以難故欲立長君而其殺公子繁及驪簡伯出賣季賈李段陽處父而公子孫克陵亦失位為高強皆由庶之反覆而致之惟德以惡生實於國一舉而八難作矣且夫難之所由作皆不在靈公之初而在於其立庶則當時事情亦可見矣如此而庶猶欲立庶

其意將何求此庶非欲扶擁主之難以逞威權乎庶將位於靈公者如此是以君臣相猜廢霜堅冰遂至於弑逆而執謂之良也許止之狄君蓋真於逸樂之間欲樂而不可罷者亦猶庶有吾所以越竟而智巧之不可以掩蔽天恩歸政之所以懼遠春秋者能明大義而莫敢於小甚庶哉可以免於世俗之見也二天王將于河陽陽謀以武子而所願也西晉德之不昭榮辱異俗亦榮變為辱尊變為榮也夫不知榮之為榮辱之為辱而以榮為辱以辱為榮也晉宋公不知德美之為榮使榮世俗之所榮欲以威強

詩示一世。攝隔諸侯，一踐雖而不得違君。王會于踐
土于且，以諸侯是為於走，晉國威強之名垂於天下。
英然，是物世傳所榮，而非君示之所讓榮也。君子所
榮，則君君臣臣，德輝昭明四海之內，仰以為則，而可
以裁訓。復世若夫世也，所榮則君子不榮，正周王之
會于踐土于且，晉文榮之，榮之則人將奉
禮相敬，而仲丘獨以為以臣君，君不可以為訓，故書
曰：天王狩于河陽。蓋謂君也者，所以斷萬機，錄君之
者由臣，而其後者則天王直性，禮典亦推斷之，在王
也，非可觀之地，而終者方王之過，舉而晉不得與焉。

以過錄王所以尊王也。故左氏釋之曰：言非其地也。
而晉之尊王，不能以為晉國之榮，外猶相維辟公天
子，德機之莫取於三家，則其所欲詩示者，不足誇以
為榮，而適足以自輕。秦賡取捷耳，尚欲明其義，則知
類榮之不可以威強，而求世也，所榮者，不可以為榮。
榮辱之分既明，則人知信德之為榮，故左氏又釋之
曰：且，明德也。言不義之榮，非其榮，所以明德也。而杜
氏乃謂隱其君君之關，是私於晉文，而曲其策，恐與
夫子筆削之意，異矣。

大谷之會史記所載與左傳不同今併二書考之史記云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雖左傳不載然真聖人之語也而又云齊奏四方及宮中之樂與左氏所載異若左氏則孔子饒其而宮中樂不野合是齊人當日未奏樂則彼齊人以兵進蓋將以曹沫所為知之魯侯而以表其所誠也而孔子以義却之齊知其不可犯以非禮而其責慢暴戾之氣沮矣然齊猶恃強大之勢將盟要之令出車甲三百乘夫齊既侵魯取其地而又使之出車甲是雖君令臣不得其暴如此也魯既喪其地又出車甲以供其令是雖臣事

君不當其辱至此也故孔子責及彼地以相當焉齊既以出車甲加於載者而其言不能行於魯則其言令將不行於諸侯欲強似無禮則魯鮮正義直雖肆毒於魯侯而必將失諸侯故及次陽之田以迷載書之言是其勢有不得已者而不特如史記云罷過而已也其將享則孔子恐齊人之詐辭折表屈或曰宴飲更始無禮設饗之以禮其言委曲詳周鮮哉德則齊人不致強者不致怨也若其燕宮中樂并事齊又或竊設之持饗宴而殘孔子豫物之而其德為既致却之或以遺安樂時意誠為是時事亦不可知也而

其事亦不過用，以觀魯侯此之。左氏說於為燕味為，且其云優借休儒為戲，而前有加法，于足異處，然其委官中樂者，有司所請，齊侯所諾，非優倡之罪也。左氏所載，孔子以禮進退，使齊人隱然有所乾愧，忌憚者，其不及甚遠，而其抑齊人言，君必不然，以使齊侯中有所悔悟而辟之，齊欲報以威，則以義却之，此曰士兵之檢出，於禮藝則旋解以應之，一剛一柔，皆得其實，聖人之言，蓋當如此也。

子文文子不得仁

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而夫子不許仁，先儒謂子文未知其無人欲之私，文子未免於怨悔，夫二子之行，夫子既稱曰忠，曰清，志豈入欲之私哉？怨悔豈謂之清，故而疑之，以入欲與怨悔，所謂微以為知者也。子文之無喜愠，已失位，人欲之，而志之以政，使之能備位，其無私欲可知也。文子去齊而怨悔，則其之他怨，必不能去而去之者，三其無怨悔可知也。聖賢之於人，善善惡惡，不過其詐焉，二子之忠清，而更顯索，其曖昧不可知之事，而論其不仁乎？蓋仁者，忠恕

之全德中心盡已未足為仁如心及物未足為仁合忠恕而全之即是仁矣子文無喜愠以看告新是不過盡已而已文子之夫齊不能討賊正君不過自潔而已二子功德不及物未足為仁也或曰子文自毀其家以解楚國之難此亦足以見其及物矣曰是固仁中之一事然其所為止於一國所謂社稷之臣耳而備王積夏之事子文不能捨其君則與天民大人者有間焉故以子文之惠而夫子未許其仁管仲一國天下而夫子捨其仁則其無喜愠與以惠告新不足以為仁可知也或曰夷齊及殷三仁亦不

與文子去齊相似乎曰夷齊讓國諫武王明大義於天下聲名震於天下百世之下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殷三仁見天下將傾不忍在其朝自竭誠死王以天子之父兄天下所屬望而死亡於天下未動搖之前亦以明大義於天下足以震動天下皆發於中心惻怛而激勸天下後世不可謂無其功也文子不顧爵祿清則進矣然齊國無政君弱臣強亂邦而居焉崔杼弑君嗣君未定危邦而去焉身為大夫而不能討賊正君不可以難掩名教亦與夷齊三仁異矣或曰然吾子所言則二子不特不得為仁亦不可謂忠貞也

曰忠者盡己之名，如為人謀而忠，忠於善道之類，就一事亦不可極之，清亦小德，不使他義，在行之亂，如嬰之賢，猶不能誅賊，况文子乎，苟不受其權位，不亦足稱清乎，故忠清者，據子張所問，說一事，直斷之可也，仁則大德，誅諸善行，豈可以一言一行斷之哉，且如管仲，其初雖不能為公子糾死，而終能忠於桓公，算王攘夷，民免左衽，與不能效借王，積其者異矣，三家強借孔子，歸三都，陳恆弑君，孔子在隣國，猶誅之，與身居其邦，位列大夫，而不能誅賊者，異矣，夫子之不許仁，亦何疑也。

四子言志說

史記稱仲尼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七人，皆異能之士也。今讀四子言志章，蓋亦可見一端。夫李路丹有以政事稱，而李路之使有勇知方，丹有之使足民，皆守國之要務，不可以一日闕也。而公西華之振於宗廟會同，亦在諸侯，不可闕者也。古者教人以實事，故能成其實，枕而西成之材，各異所能，非如後世矯空論，以一法律學者，焉故有不長也。所長莫不為也，取於善能，各當其材，何國之不洽，唐虞之際，責備受而為教同，蓋亦以此也。夫諸子之異，其能而夫子

獨與點者何也詩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故聖人之於天下道之以德教我五典以博天教齊之以禮自裁五禮以庸天秩是為建國之攝凡百事為盡既於典禮實之所同養之所偏其此二者之所所以作之師也而所謂政事者禮章服用刑以治用典與禮所以作之君也而王子所言不過一國政事若曾益則慮在遠大不脞近效小利而欲以孝弟仁義化天下之民是即德道禮齊之意也而味其詳言願齊物閔子衷三三五五尚得節數春日進邊深詠歸家教言之間從容和樂之意可想矣夫以禮樂化導

天下設學教教而其樂群親師如此則大平可致焉故夫子深歎而與之若其安老懷少其意蓋亦如此已夫三子之材實矣然士宜尚志而曾益則欲得夫子為東閣已亦供教學之用其志大矣雖然不得二子之材則教學亦有所不行非曾益之志三子事業亦不能化民成俗以及獲是鳴也其法之士之各相為用於是乎可見矣而其所以裁之者非夫子則顏閔之徒乎後世舉天下學者悉欲以顏閔林之不亦難乎而近世為邪說者乃言夫子當革命之秋故曾益作微言是亦春秋之罪人而已

德教如日月之麗天，行教如膏澤之潤土。君子之於教也，猶天之於民也。天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教廢則民散。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末，則民散而國亡。是以君子居則貴道，動則敬德。道隆則士興，德厚則民化。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末，則民散而國亡。是以君子居則貴道，動則敬德。道隆則士興，德厚則民化。

天子行禮

愛親者不教，惡人教，親者不教，慢人。

親者，謂親戚也。惡人，謂惡人也。慢人，謂慢待人也。

文敬盡於事親。

文，謂禮也。敬，謂心也。盡，謂至也。事親，謂事父母也。

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刑，謂法也。四海，謂天下也。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謂德教流行，天下歸心也。

益天子之孝也

南朝云

禮記卷之六十五 禮記卷之六十五 禮記卷之六十五

章自此以下天子至庶人所以立身行道即顯天下
民和睦之事而此章則先王之至德要道也愛敬即
至德也愛敬親而不慈慢人其教加於百姓利於四
海者要道也故下章釋至德則言敬與悌第釋要道
則言親愛禮順敬憲悅衆皆至德要道顯天下之事也
愛敬孝者愛敬而已故於天子孝首發愛敬之義至

士之孝復以愛敬而終焉天經地義章當說博愛敬
讓聖人章說愛敬然由生要道章言親愛禮順至德
業言敬及悌第以見愛敬之為至德要道故曾子之
語事父母之道曰愛而敬也所以孝經一篇以愛
敬貫之也而愛敬者即仁義仁義即先王之至德所
以顯天下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長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
達之天下也可見愛敬出於天性達之天下是
為仁義也而愛敬仁義與天地並立為萬世不易之
道故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成人之道曰仁與義即與下章以孝為天經地義民
行者和合節節則愛敬仁義一出於天所以為德之
本也而言仁可以該義故論語曰孝弟其為仁之本
乎孝經首章言至德要道而承之以此章首言愛敬
其旨深矣

愛敬之推王者之老既愛敬其親而愛敬推於心無
所之而不愛敬推斯心以及天下亦不敢惡慢孟子
謂親親敬長達之天下又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舉斯心加諸彼則天子所以不惡慢
人其不過推愛敬其親之心而其備至於德教加百
姓刑四海所以為要道也

愛敬盡於事親盡者竭盡無餘之謂其事親之敬樂
憂哀嚴莫不致不驕不軌不爭愛敬之推至於天地
明察神明彰厥祀則至於配天四海助祭先之以特
受則至於民莫遺其親先之以敬讓則至於民不爭
敬一人則王於千萬人悅不遺小國之臣則至於得
萬國懼心生則親安之祭則惠享之皆極其至而無
一毫不足是為盡於事親如此然後德教可以加於
百姓刑於四海也

德教加刑德教者至德之教也教由孝而生國嚴教

敬因親教愛知情愛德義敬讓禮樂好惡是也而民莫遺其親與行不爭和睦和禁者即加於百姓則於四海也故祭義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雖諸天下無不行是德教之所以加於百姓則於四海也故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以及人幼天下尊道於家亦德教敬長之推也而其備至於教一人千萬人視所以教天下父兄君者莫教之然而則可以見也

者非和於百姓則於四海則不足以為孝故既受取其親尊新也則必有新政教至德必行要通使民和睦上下無怨所以念世常備所以為天子之孝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愛敬盡於事親者一人之慶推以不虧後天而德教加於百姓則於四海者兆民賴之也天子立兆民之上固其所依賴不可以失其望曠其大職以廢祖業故既引念祖睦睦次之以兆民賴之也

所以立身行道則各有其位焉而天子諸侯者君也

故其孝皆君道也。卿大夫臣也，故其孝皆臣道也。故天子章與諸侯任章，其義相侵。卿大夫章與士章亦相侵。天子所以治天下，不出愛敬，而諸侯治國亦同焉。諸侯之治國，不輪制節，執隨履而天子之治天下，亦不得不然焉。兩章相待，而其義備矣。卿大夫事君，奉法慎罰，武夜不鮮，而士之事君亦同焉。士之章君，資敬於父事，毋資愛於父，忠順不失，亡忝所生而卿大夫亦不得不然焉。亦兩章相待，而天子章士章皆資愛敬相為首尾。諸侯卿大夫並在中間，可見受敬莫不兼通也。

惡慢仁政本於愛敬。故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愛人，論語開卷言治國之首章，而先發愛敬二字，可見聖人為治莫非愛敬之所施也。反之，則惡慢惡慢者，人君之大病，仁者愛人，何嘗惡人。若其利殺人，亦皆為險惡，不出於愛人之心。自古君人臨民，雖厲主而其心未嘗不愛人。然其實罰或出於愛憎，寧有所惡者，浸潤而受移之心，載危一車，見於負塗，愛欲其生，惡欲其死，恣其甚焉。故聖人常辨惑，舉之以證之，實罰與善出於愛憎，則志邪不辨，佞說以進，陳善閉邪者，退而違長之風，惑夫性小來，雖有愛人之心，豈能推

以及人數不慢人恭也君德英光於恭故尚書闕卷
稱克之德曰允恭仲尼稱舜曰恭已周公戒王曰為
恭先克之克讓舜之好問取於人為恭成王之德已
稱於周公矣非恭也故莊休賢使能俊傑在位皆得
竭其心力履其股體嘉諾無獻陳於前春政喪法荒
於民皆由人君恭敬虛已也然憂社稷者慎恭為容
悅者恒樂使樂使令莫不備耳則好作日則婉容款
懇人君非不知其無益於事然甘言易入婉容易說
故善惡者易進而剛直者易退耳不聽苦言日不視
正士是以位不與驕期而惟至於驕說說聲者是以

拒言而呻其言而無之違者所以一言亡國也故諸
侯章亦言人君之孝曰居上不驕曰制節謹度不驕
則恭敬不慢謹度則節用愛人天子諸侯所謂孝者
莫非愛敬之實有敬事愛人之實而戰兢臨履然後
德教可以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其所以念祖脩德莫
大焉夫子以不惡慢為天子之孝其言深矣蓋有深
意也

會澤恒藏著

慶應三丁卯年十月

發行

書林

京都寺町通松原下

勝村治右衛門

大坂心齋橋北又太町

河内屋喜兵衛

江戸浅草茅町三丁目

浪原屋伊八

同日本橋通三丁目

山城屋花兵衛

水戸本町三丁目

須原屋安治郎板

